



文学为不驯服的精神提供营养，文学传播不妥协精神，
文学庇护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
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



散文中国

我们内在的声音

杨献平 高鹏程 钟法权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我们内在的声音

杨献平 高鹏程 钟法权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内在的声音 / 杨献平, 高鹏程, 钟法权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1

(散文中国)

ISBN 978-7-201-08461-9

I. ①我… II. ①杨… ②高… ③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844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1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第壹辑 自我的默诵 1

昂贵的证据/李 蚌 3

逃离与遇见/程 静 14

Secret garden:神秘园/贺 颖 19

未曾见你,就已喜欢/赵 殷 28

一塘闪亮的日子/岩 溶 34

芍药居四记/杪 楞 40

我们相亲,也相爱/霍 君 45

仰望与匍匐(外一篇)/杜怀超 50

第贰辑 内在的舞蹈 57

我一直在陌生的世界里潜行/聂 勒 59

凌晨三点/高鹏程 65

光中微尘——鲁院札记/项丽敏 73

密 码/王海雪 80

一根虫草(外一篇)/薛喜君 83

文学梦的翅膀/郭岩君 92

第叁辑 检视的高度 99

坐在/孙大顺 101

倒是白露看得穿/任海青 106

2013:从秋到冬的记忆/蓝天 109

在国家大剧院/姜东霞 117

奇异之“场”/黎民泰 120

一个新疆人在北京/黄闻声 123

长停短驻皆是情——关于鲁院 21 届两次
社会实践/张冠仁 128

第肆辑 向上的美誉 133

带花絮的第四季/牛红旗 135

期待一场雪/向娟 145

写作治愈一切——在鲁院开学典礼上的发
言/晓航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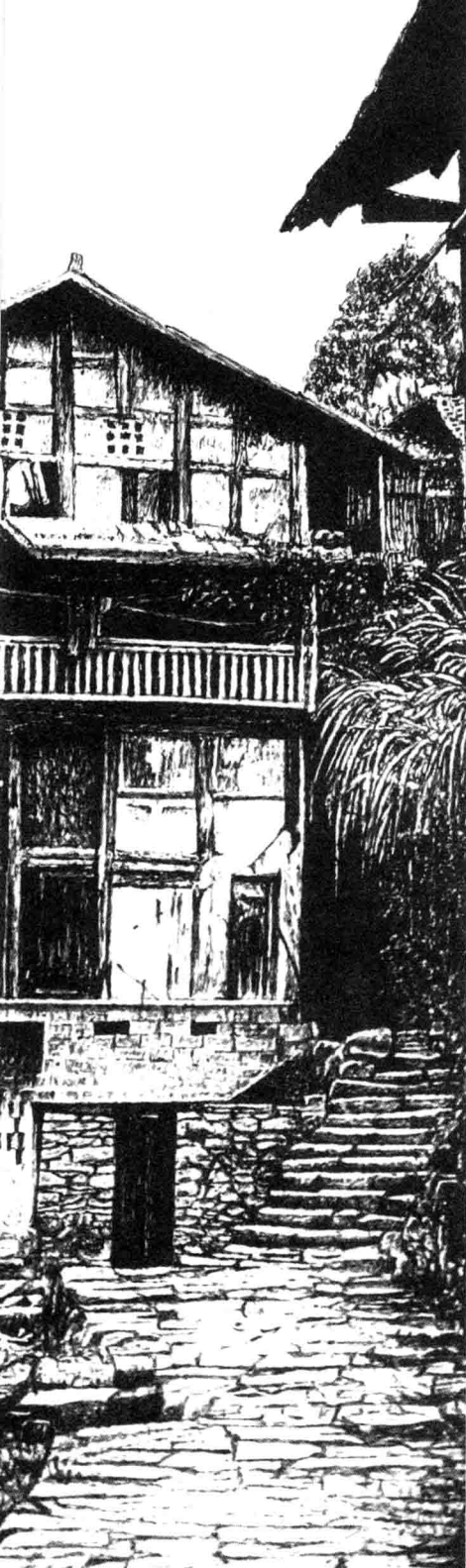
当我们接近星辰/吕天琳 151

无关风月/林汉筠 158

一个人的札记(四则)/李舍 164

恰同学北京/蔡伟璇 170





第伍辑 盛放的痕迹 177

身体内的闪电与玫瑰/杨献平 179

“鲁 21”阅读记/张乐朋 188

清空,也充满/李 云 195

芳草碧连天/余 红 201

曾经的盛放/刘 雯 207

就这样与你相遇/清 扬 212

我的老师盛允双/王彦山 217

三季三色/钟法权 221

跋/杨献平 230

第壹輯 自我的默誦



昂贵的证据

李 蚌

这么多昂贵的证据,尘土
使我们相信难免一死
我们放慢脚步,压低噪音
走过一列列缓慢的墓碑

——博尔赫斯《里科莱塔》

1

我住在 408 房,这是一栋回形的建筑,每天晚上只要不下雨,都会听到路过的朗朗声音。因为北京比较热闹比较拥挤,大家没有太多运动的场所,在院子里散步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楼下,经过篮球场、拴马桩,经过现代文学馆 A、B 座,从 C 座的外围绕一圈,会恰好走到我的楼下来。女同学们散步轻声细语地,男同学有时出于运动的目的,走得比较快,脚步生风,虎虎生威地,谈笑声经常会翻滚到四楼的窗户上来,带着阳刚与活力。

原本听着这声音,安静的房间不甚寂寥,但也有那么几次,鬼使神差地,使我回想起一些不快乐的事情。

初中毕业我跟随父亲去了他所在的职业技术学校,十五岁如花的年纪,却放弃了学业的正途,因为实在不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中待下去。那种空气料峭如冰,把少女的心思冻僵。显然,像许多书里描绘的那样,父母离异给了孩子一定的影响,我形单影只、敏感忧郁、不善于



交往。

父亲的宿舍当时在一个凋零的山头,需要从男生楼的外围绕过。整片男生区呈四合院,我经过的不过是四分之一的拐角处,很巧,正住着我们班的男生。我从来没有涉足过男生院内,也许这正是问题,虽然女生楼隔得较远,但入学伊始,同学们已经热切地互动起来了,会在休息日相邀爬山、溯溪、去榕树下的小店吃一顿饺子。由于在这个校园长大,我不觉新鲜,没有参与活动,也不隶属于某一个团体。

当我放下课本去父亲那儿吃饭,这些兔崽子会跑得飞快地把饭端到宿舍里去。因为食堂只是一个大厅,没有桌椅板凳,所以大家都是打了饭回宿舍吃。在我悄无声息踏上男生楼外那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时,已经有一个男生吃完饭了——我相信,第一次正好是这个节点,不然,他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可能他刚好吃完了,还剩下一些,正在后窗前探头探脑,打算把残渣处理掉——你知道,男生都是很懒的,很脏的。他发现了,吹了声口哨,见没有回应,便把碗里的饭菜泼出。树冠下影影绰绰的污物袭来,我跳开,尖叫声惹起了更大的动静,更多张脸凑过来,更多的口哨响起,更多手臂伸出窗外,更多饭盆在眼前招摇,更多脏物在空中飘荡……当然,这并不只是发生于当时的时间纬度,它扩散开来,绵延长达一个学期的记忆。

事实正演变成这样:当我每次走过这条令人胆颤心惊的小径时,会成为男生的狂欢,他们一旦发现了,便在一瞬间吹响战斗的号角,发出暴动的喧嚣,纷纷把手里的饭菜统统泼向我。我怀疑有的是专门留着剩汤等我路过,而有的兴许只吃了一半——他宁肯不吃了,也不愿错过对一名女同学的群起而攻之。迅速地,邻班的男生参与进来,他们的宿舍也在隔壁。喜悦是传染的,属于群众,属于年轻的心,属于飞扬的青春,至于这一场恣意妄为中扬起的漫漫尘沙是否让一名女生窒息,不是他们关心的范围。

那时的我正处于家庭裂变的隐痛中,埋头走路,不期天上砸下来一场厄运,顿时蒙了。本来,我这样温吞慢热的女子,孤寂的心灵也许会在



集体的温暖里复苏,但泼饭行为的发生,直接砍断了我 and 男生的联系。你知道,真实的断裂,并不是像壁虎的尾巴会很快生出一条来,而是像一只蝴蝶,你拔去它的翅膀,再嘲笑它像其他昆虫一样丑陋地蠕动着,它就再也不能飞过湖泊,像一首儿歌里唱的那样,去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做美丽的蓝精灵。此后一生,我没能和异性建立起正常、有效的沟通渠道,交往障碍贯穿着整个青春期,影响婚恋,干扰事业,时至今日。

时至今日,我难以解释男同学的行为,也许旁听者会善意劝解,说是由于叛逆期的侵犯性,男生就爱欺负女生。似乎一言蔽之,大地春回,伤痛不复存在。但是困难赤裸裸地横亘在面前,竖在每一天去父亲那儿吃饭的路途上,像树下一只凶猛的野狼,青面獠牙,专门等着我这个穿越林间的小红帽。我当然想过一些办法,比如调整时间,不在吃饭时经过,但是烂苹果和破鞋垫依然飞过来,一条大裤衩挂在树梢,露出廉耻的破洞。也曾经尽量在食堂就餐,实在需要去父亲那儿时,开辟一条上山的小径。我狼狈不堪地提着裙子出现在水泥台阶上时,父亲,一个清高、古板的知识分子,正在楼道的煤气炉前伺弄一份肉泥土豆丝,他把对女儿的爱护都拌进了锅里,而对我裙裾上带刺的苍耳一无所知。他是老师,可是有什么用呢?我在校园里出生、成长——还不是受尽欺凌?我也有心存侥幸的时候,以为他们淡忘了,或者下过一场雨,没法去走那条湿漉漉的泥巴路,于是轻手蹑脚试图溜过拐角,但是一次一次招来更猛烈的袭击,在那些垃圾的枪林弹雨下,我像一只慌不择路、四处逃窜、灰溜溜的老鼠,心力交瘁、惴惴不安、寡不敌众、束手无策。即便这样我也没想过求助于父亲,一个破碎的家庭无力遮蔽任何一名成员,何苦因为没出息的女儿,让父母承受更多的指指点点。

那是一段凄楚的心事,在有限的阅读中,只有“土改”时的地主崽子或“文革”时右派分子的儿女才会遭此待遇。日复一日的欺凌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惧,我跌跌撞撞夺路而逃,奔向教室、操场、女生宿舍和锅炉房,秘密林间分岔的小径延伸到辽阔的空间,可想而知,一个抑郁的女子不会有太好的命运。当然,会好一点,至少尚能在一个校园、一个教室



里度过两年。两年中总会有说笑吧,有暗恋吧,有为集体荣誉加油的呐喊助威吧?回想起来不由迷惑了,朝我扔饭的分明是同班同学啊,不是A就是B,不是张三就是李四吧?由于慌张和躲避没有看得太清,为首的几个,由于其人太过下作,倒不在此时的忆想之列。

毕业后大家在一个企业里上班,各有各的车间,各忙各的生活。一晃很多年过去,有人提议搞同学会,他们打过几次电话,我也曾参加过两回,更多的时候婉言谢绝了,有时候做不到婉言,就直言,甚至断言。他们数落我不够意思,大体也感觉到了人情淡薄,从怨词当中完全可以辨识出:我的同学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我对青春岁月抱有和他们一样的激情,完全不理解我存在任何疙瘩,换言之,那一场欺凌一场狂欢已经像一串串肥皂泡,早就碎了飘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倘若再不知趣地提起,他们一定会睁大好奇无辜的眼,像听一个笑话。

一次酒后昏了头试图陈述,刚刚打开语匣,女同学珊敏锐地插进来,撩起刘海展示她额角一小块若隐若现的印迹,是某一次体育委员鹏推推搡搡害她撞在桌角留下的伤痕。另外一名女生白楷则特别恼怒后排的大牛曾经拿打火机点燃她的马尾巴。酒席哄起了一个小高潮,体育委员鹏率先涨红了脸,眼神睃来睃去,然后深情地凝望了一眼女主角珊。起立——像是默哀;致歉——像一篇答谢词;一饮而尽——完成致青春的祭奠仪式;大伙喝彩——表决通过了。然后轮到大牛,过程无出其右,唯一有点创新的是他腾出胖乎乎、有点肿胀的手臂,抚了抚白楷曾经的马尾巴。

这时候我庆幸他们把我的话头遗忘了,整个人都被抹平。身上没有具体的疤痕可以让我挽起袖子来说事,事件抽离出去,像一串呓语,像一个耿耿于怀的文艺妇女在强自涂抹着个人伤悲。男同学们已经变得大肚能容,会像听故事一样眨巴着双眼,无论调出何种味道的鸡尾酒均照单全收。他们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会一手按压在腹部的气海穴上一手端起酒杯,同声地请我原谅。但是,我不需要。



2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这些片断，毕竟现实给了人更多的教训，年少的委屈已然稀释。生活从人手中取走一样接一样，有时也会往另一只手心里放上一点什么。比如鲁院，是一个大的恩惠，一个大西瓜，足以抵消芝麻的散失、鱼鳞的剥落。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我心情灿烂，不在乎出租车抢道，不计较小商贩杀黑，不理睬黄金股价涨跌，不争夺工资奖金分配，皆是因为得到这个大的利好。曾有妄念中一个大奖，才能将失去的蝇头小利打包冲兑，现在如愿以偿，真对得起生活的蝇营狗苟。

站在鲁院的阳光下，北京的天气比传说中好很多，在院子里转圈散步，遇见丝瓜、葫芦、桑槐、银杏、荷塘、蜻蜓、朱自清，还有一只慵懒的白猫蜷在墙头晒太阳。女生们银铃般的笑，说要等葫芦长大，临走的时候带一个给娃。我们的葫芦我们的娃，我们只有四个月，等葫芦大了、银杏黄了就要离开。我需要默默地汲取，当挥别以后，要用在鲁院积蓄的光能热量，来温暖以后可能遇到的孤单冷清。

多羡慕那只慵懒的猫，在惬意地睡，而我们畅谈、闲聊、沉默、打闹……戒了烟却戒不掉酒醉，戒了色却戒不掉相思，戒了药却戒不掉失眠，这美好的时光，谁也舍不得去睡。

离了锅碗瓢盆，尚不知仍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忙碌。整理课堂笔记；把相机里各人的照片打包发送、贴图、贴博、评论、回复、Down 一部老师提到的电影，在 QQ 上参与讨论；同学互赠的书籍垒了半尺高，在阅读中完成一个大大的拥抱；预习下一节课；准备研讨发言；给家人打个电话过问柴米油盐；修剪茉莉花的枝叶。

有点静，点开 *Craigie Hill*，卡拉迪伦纯如天籁的声音飘过来，爱尔兰海的碧波拍打着海岸线。

有点暗，拉开窗纱，月光穿入房间。

每一天提醒自己：这是最漂亮的日子，温润如玉，每一分每一秒，小



心轻放,不能有一点闪失。

不要忙。不要慌。像老师说的,就是来听课、阅读和思考。有意放空思绪,躺在床上,粉红的铺盖,好像回到了粉红的年纪。

窗下的脚步交替。碎碎密密,女同学的呢喃细语隐去了,豁豁朗朗,男同学的谈笑风生仍在持续。有几个运动粉,带了球鞋来,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快步走,哪怕聚餐完九十点钟也不放弃。乘着些微醉意谈论文学与天下大事,语词张力十足,飞到窗前尚有余温。

我躺在床上突起念头:想把一盆饭,泼到路过的男同学身上。

显然,自己吃了一惊,不过神思妙想应不足为怪。

一丝笑容浮现在嘴角。那一幕从尘封的记忆中呈现。路过男生宿舍的我,及所有的遭遇——以前想到这些,我都是哭的。许多次午夜梦回,泪水奔涌而出,洇湿了枕巾,而这个晚上居然笑了。

凑去窗台望了望距离,完全可行。但我不会在房间里扔,有那么蠢吗?曾经看过的福尔摩斯、名侦探柯南发挥了智慧,也不枉白看他们一场。不能留下蛛丝马迹,可以去西南拐角,回字形走廊的四个角留有四扇窗户,非常隐蔽,太适合作案了。每个人都待在房间,而我完成这个举动只需要一秒钟。然后可以若无其事地回到房间,洗干净盘子,一边在干毛巾上擦手一边倾听楼下不甚迅猛的反应。他们一定在抬头仰望,如平时经常吟诵的康德名言——仰望星空但是并没有哪颗文曲星砸下来,而只是上天赐予的粮食。这时,我完全可以不紧不慢地拨开纱窗,堂而皇之地从408的窗户探出头去,朝409看看,又朝410看看,与左邻右舍同样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一盆饭嘛。不至于吵到院长那儿去,最多就是骂一句:“无聊,谁他妈吃饱了撑的?”这算什么,比我当年骂男生时轻微多了,我那是诅咒,在心里:无耻无赖下流恶心缺德神经病!!!

好像我的词汇就这么多,只能运用感叹号表达强烈的谴责。而楼下的男同学不具备情感铺垫,火气直冒可能直接翻滚到五六楼去了——泼饭更像是某个大大咧咧的男生所为,也许压根儿不会怀疑四楼女生,



说不定会引起男生窝里斗。嘿嘿,这样想着,我就把双手交叉枕在后脑勺上,咧着更大、更甜蜜的笑容,进入了更广袤的臆想世界。

谁会是那个倒霉的人呢?

班长吗?来自军区医院的钟政委,身居要职,抛开一身事务来到鲁院,也许早计划好了利用这一段难得的闲暇静心写作,没料到被推选为班长,不得不调整状态,把宝贵的时间奉献于班级组织活动中。记得他第一次查房,被戏谑为“红着脸、空着手慰问女生”,国庆回家特意带来大红石榴以飨各位吃货。

黎哥坐在我前排,一天回过头来见我尚在看老旧的契诃夫,主动借出珍藏版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端着厚厚的绝版的油印册,想起那句“书与老婆概不外借”之谚语,如果我是个男生更加会感动死。

邯郸之行,男同学表现出细腻与温情,记得许多个瞬间,我们站在路边唱《拉萨的酒吧》。在返程车站,一位男生夺过了我不大的背包,批评我说:“女人应该学会示弱。”之后长途社会实践,我便也安心安然地享受一路拎包服务了。

两个学习委员很有趣,一个温文尔雅、情诗浪漫,另一个才华横溢、“鬼话连篇”,到后来我相信他是以某种方式唤起女生的自信。“鲁21”的系列研讨活动非常棒,诗评、散文对话和“光线”小说论坛,骨干力量的组织与付出使之卓然出众。

中途请假一周,拖着行李箱悄悄走,轻轻回来,感谢地说要去接我的同学,每一份惦记与问候让心情柔软,而我却习惯了伪装坚强。我是弱的,却没有学会示弱;我是爱的,却没有学会表白;我是热的,却常常让自己自然凉。

随行摄影师的活儿不好干,少瞅了风景多操了闲心。数一数三天两头发过来靓照,真是很想找一件礼物表达谢意。找啊找,上鲁院前买了两个别致的笔记本,只用了一个,我在扉页上写道:鲁院的记忆因你而更美丽。一直没好意思送。你瞅瞅,本子尚未送出,却要泼一盆饭往人家头上去。



瞧吧,我多么肮脏和莫名其妙。鲁院的男生招你惹你了?没有。在你的眼中,他们像一群天使,是上天派来引导前行的路标,修复缺失的友爱,我弥足珍惜,心怀感念,却恃宠而骄,非要撒一回泼。

为什么要把年少的委屈迁怒于人?他们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见识不同、学养不同、内涵不同。但他们都属于:男性。

不得不模拟康德进行下一步动作:叩问内心。平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不能回避一个事实:我对男性群体依然怀着深仇大恨,受伤害和受侮辱的感觉如影随形。

生活中当然接触到优秀的异性,哪怕某一个个体彰显出成熟、厚重、豁达……让人感觉亲和、诚信、品质……但只要退回到男性群体的概念,便可敬而远之,绕道而行,远远欣赏一下就好。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男人,他们才不会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们是一群活在当下的人,与其相处,历史和未来都被虚化。

那些恶毒的少年,他们现在是受到了层层教化,披上了层层外衣,当遇到袭击的时候也许会在一霎间被打回原形,而我乐见之。

念头挥之不去,使我深陷喜悦与苦恼。白天朝气蓬勃地上课,一到晚上需要安静入定时,脚步声便噼里啪啦敲响了计划。我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房间里蹦来蹦去。老师说:“人类由兽而来,兽性存在于体内,而圣人之道在于他们能用文化的栅栏圈养住自体内的那头兽,而罪犯不能。”

我是要犯罪吗?索性将皮椅拖到窗前,熄了灯,盘腿坐着,阔大的裙摆垂地,长长的头发披肩,茉莉绽开细小的茎蕊。罢了,也不想把自己描绘成花前月下的一幅剪影,只是一个人在星空下的扪心自问,一个女人在月光下的顾影自怜。揉揉裙盖里的腿,跋涉中几许酸涩?顺滑的长发又夹杂着几许银丝?人生中总要给出几分钟,问一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是为什么。月光给我做了个胸透,心房的木栅栏里几只灰不溜秋的小耗子,像极了树荫下抱头鼠窜的我,灰色青春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延伸



不可避免地变得稀薄、抽象,越来越像一个梦境,除了余留的惊悸,已经变得无以复述、无从表达。写作初始于疼痛,在之后的岁月中,我时而会感到大团大团的郁结拥挤在胸腔里,需要离开人群独自喘歇,在体察和观照中踽踽前行。我的毛病是过于关注一己感受,没有放在一个大的情怀里构筑恢宏气象。我来到了鲁院,希望完成从经验写作到自觉写作的品质跨越。可是在这个环节却分明听到了角落里小耗子的吱吱呀呀,它们挤作一团不停叫嚣:“你都来鲁院了,我们也想出去看看风景,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

3

成年以后在不同的场合解释过:性格内向、不擅交往……重复了许多次以后我问自己:“真的天性如此吗?”“不。”身体里另一个声音说。自取的网名 lollypop(棒棒糖),博客头像长时间挂着一幅蛋糕公主。我是甜蜜的、honey 的、诙谐的,那才是真实的我。但是被扼杀了,他们剥夺了我呈现真实的可能性。

童年的我是一个有点黑、胖墩墩、乐当跟屁虫的女孩儿,和男孩子一样嬉戏在阳光的田野里。记得我们曾经在校园里捕捉蜻蜓,会师到食堂的灶台,用大火钳夹着伸到炉火中去烧,吃烤蜻蜓。

由于受到男生的欺负,这欺负小动物的一族产生了分化,悲泣、神经质从此降落在 honey 棒棒身上,产生化学反应,甜蜜与忧伤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侧面在性格中并存,可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奇异的气质被文学收留,我塑造一个个女性形象,不敢奢望男性读者。两性之间有真正的理解吗?即使在鲁院我也心存狐疑。男生究竟怎样看待女性写作和写作的女性?偶尔的玩笑打闹,更是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他们不会认为我们是来玩儿的吧?是女性的呐喊不够洪亮吗?是女性的思路不够深刻吗?每一位女性懂得,四个月割舍对孩子、对家人的眷念,只为擦亮心中不灭的灯盏,我们和男生一样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期待一泓清泉,为生命作一次彻底的浸润与洗涤。